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宁忌浮 著

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

中华书局

吉林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
1991 年度中华社科基金研究课题

古今韵会举要 及相关韵书

宁忌浮 著

中 华 书 局

内封题签：邢公旸

责任编辑：刘尚慈

《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

宁忌浮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胶印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0¹/₄印张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定价：65.00元

ISBN7-101-01604-9/H·140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傅璇琮

副主任 徐苹芳 袁行霈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绍基 田余庆

许逸民 李国章

余瀛鳌 周绍良

袁行霈 夏剑钦

徐苹芳 萧欣桥

傅熹年 傅璇琮

楼宇烈 潘吉星

薛正兴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领域,它所蕴含的中华古老文明,怎样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接轨,已经引起中国和世界学人的关切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站在当今学术发展的高度,进行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独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向重视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統研究相结合,并且主张应把整理、研究的精确成果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明确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1992年制订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前言中即着重提到:“今后十年内,应重视安排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专著及时出版,提倡现代学者用现代科学精神着力于中国古籍研究的风气,以期古为今用。”

为帮助传统文化研究专著得能顺利、及进出版,也为了鼓励学术创新精神,发扬严谨笃实学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特委托其学术委员会组织编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每年一辑,每辑十种,并从国家所给经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出版的资助。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也即本丛书的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绍基、田余庆、许逸民、李国章、余瀛鳌、周绍良、袁行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夏剑钦、徐苹芳(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萧欣桥、傅熹年、傅璇琮(学术委员会主任)、楼宇烈、潘吉星、薛正兴。

希望本丛书的出版将为广大读者提供值得思索的学术精品,也为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丰富的积累。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

1994年12月

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随之日渐繁荣昌盛起来。汉语音韵学当然也不例外。十几年来发表的音韵学研究论著较之建国后前三十年有了约十倍的增长。研究范围也从原来的以几个代表音系为主的局面，向整个汉语历史的各个层次扩散开来，使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内容得到了很大的充实。

但是毕竟底子薄，基础差，不可能一蹴而就。薄弱环节依然比比皆是，而宋金元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就是其中之一。宁忌浮教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多年前他整理研究了《五音集韵》及其音系，并论证了它同《四声等子》、《切韵指南》等书的关系，写成了《校订五音集韵》一书。继此之后，他又把目标转向了《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上。经过五年的努力，现在又完成了《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这样一部力作。

《韵会举要》一书的时代处在《切韵》系韵书和《中原音韵》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汉语语音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忌浮教授把研究重点放在《韵会》上，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忌浮教授的这部书对《韵会》系韵书的语音系统作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见解，新学说。其中关系重大的有两点。一是认为字母韵並不都等于韵母，有的字母韵是表示声母差别的。比如《广韵》有些同韵母的字，清和浊隶属

于不同的字母韵，它们实际上是浊声母清化的反映，跟韵母差别并无关系。又比如二等韵开口的见溪晓匣、四等韵的见溪晓匣及部分三等韵开口的牙喉音往往分出为独立的字母韵，也都是声母问题，是牙喉音声母舌面化的反映，跟韵母也无关系。我们知道，《韵会》一系韵书的韵母按声调计算共有二百多个，一般研究这一音系的人都不免为其繁复的韵母系统所苦恼。本书的这一新说法，不仅使《韵会》的韵母系统得到了很大简化，而且对清浊字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字母韵也有了一个交代。既然这些字母韵的分立都有比较规律的声母条件，说它们的分立表示声母差别，就有了一个比较有力的根据。浊音清化唐五代已见端倪，《韵会》一系韵书有所反映，当然完全是可能的。牙喉音舌面化这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准备，二等开口和四等的牙喉音产生前顎介音至少在《集韵》的反切上字上就已有了明显的反映。（请参拙文《论集韵的洪细》，载《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在前顎介音的影响下，产生顎化声母就是不足为奇的了。由此可见，说字母韵不等于韵母，有些字母韵表示声母差别，是很合情合理的。

二是认为《韵会》一系韵书没有入声。《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切韵指南》三大韵图也没有入声，入配阴声就是入派阴声，也就是入变阴声。这一新说法，不仅简化了《韵会》一系韵书的声调系统，同时也进一步简化了韵母系统，并且把入声的消失时间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虽然这个问题牵涉的面比较广，比较复杂，可能有见仁见智的不同，

但是这个说法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本书还制作了一个《韵会》—系韵书的声韵配合表，充分展示了这个音系的内部结构，为了解这个音系或对之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毛氏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中所反映的时音，一直没有受到学者们应有的注意。虽然也偶有人提到过，但都是随意举例性的，都不免语焉而不详。本书首先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揭示出许多重要的语音现象，其中很多都可以跟《韵会》的互相印证。

毫无疑问，本书对《韵会》、《增韵》语音系统所作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宋金元之间音韵状况的认识，充实了这一阶段音韵研究的内容，把这一阶段的音韵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忌浮教授的这部书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那就是全面地梳理了《广韵》、《集韵》两大系统韵书的发展和传承关系，提出了很多新看法，其中重要的有：

1. 金人王文郁《新刊韵略》是景德《韵略》的改并、增补。
2. 刘渊《壬子新刊韵略》是王文郁《新刊韵略》的翻修。
3. 《礼部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与景德《韵略》没有传承关系。
4. 《蒙古字韵》是《平水韵》的改并重编。《蒙古韵略》即《蒙古字韵》，并非两部不同的书。

这些新看法廓清了很多传统的或流行的错误观点。诸如

刘渊是《平水韵》的创始人，《礼部韵略》是景德《韵略》的改编本，《蒙古字韵》与《蒙古韵略》是不同的书，等等。由于根据的材料翔实，分析细致，论证有力，这些新看法很使人信服。

有了这些新看法，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以上各书的源流及其相互关系，才能使它们在音韵研究上充分发挥作用。试以《礼部韵略》为例，在我们知道它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本以后，就能使它对研究《集韵》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我们可以据以了解《集韵》的一些编辑过程。比如《集韵》有一些重要的音韵特点，诸如通用条例的更新，轻重唇音的分立，常船两母的混淆，尤韵唇鼻音字的变入侯韵，盐严凡三韵系的相乱，二等开口牙喉音及四等牙喉音反切上字的细音化，各小韵大致按声母发音部位排列，等等。不难发现，这些特点在《礼部韵略》里就已经具备。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它和《集韵》关系密切的证据，而另一方面则告诉我们《集韵》的这些重要内容还在编纂之初就已大致确定了下来。但也有一些重要特点在《礼部韵略》里还未见到，到《集韵》里才出现的。比如“禎”《礼部韵略》“五还切”，入删韵，而《集韵》改为“五鰲切”，移入山韵。又如“获”《礼部韵略》“胡步切”，入步韵，而《集韵》改为“胡陌切”，移入陌韵。这种改动虽只是个别小韵，但都影响到一批小韵的归韵问题。又如开合混置是《集韵》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在《礼部韵略》里只有真谆系和歌戈有少数或个别例子，其它有关各韵都未见。这也说明大规模的混置是后来才发生的，是《集韵》

改动的结果。还有两书在反切上下字配搭旨趣上的变动，本书第二章第六节已经详细论及，读者可以参看。

其次，我们可以把《礼部韵略》作为校勘《集韵》反切的重要依据。过去大家都知道《类篇》对校勘《集韵》极为重要，因为它是把《集韵》按部首改编而成。但由于不了解《礼部韵略》跟《集韵》的特殊关系，就把它给忽略了。方成珪《集韵考正》虽然间或征引过一些由《礼部韵略》改编而来的《韵会》反切，但那毕竟是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经常出现单凭《类篇》确定是非的局面。可是孤证总是不太牢靠的，特别是对那些音同而用字不同的反切。比如漾韵“况”有的本子作“许放切”，有的本子作“诟放切”，而《类篇》同后者，方氏就认为“诟”字是。其实“许”和“诟”都是晓母字，“诟”字又不及“许”字常用，方氏的判断很难说是可靠的。今查《礼部韵略》作“许”不作“诟”，方校的不可靠性就更加显现了出来。如果我们把《礼部韵略》拿来与《类篇》同用，在两者一致，双证齐出的情况下，判断当然就可靠得多了。比如澄韵船母“乘”作“石澄切”，“石”属常母，越出了本声，庚韵二等“钤”作“楚耕切”，“耕”属耕韵，越出了本韵。虽然越类跟《广韵》不合，但《礼部韵略》和《类篇》的反切都跟它们一致，可证《集韵》原文如此。又比如旨韵书母“水”作“数轨切”，“数”属生母，越出了本声，欣韵“勤”作“渠巾切”，“巾”属真韵，越出了本韵。但《礼部韵略》和《类篇》“水”都作“式轨切”，“勤”都作“渠斤切”，都不越类，可证越类是后来传刻的误切。又比如仙韵精母“煎”有的本子作“子仙切”，有

的本子作“将仙切”，歌韵“阿”有的本子作“於河切”，有的本子作“於何切”。“子”与“将”同声母，“河”与“何”同韵母，这是属于音同而用字不同的例子。《礼部韵略》和《类篇》都作“将”不作“子”，作“何”不作“河”，可证“将”和“何”跟原本相合。诸如此类，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由此可见，利用《礼部韵略》，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校订一大批单凭《类篇》不能很好校订的《集韵》反切。从《礼部韵略》这个例子，我们就不难窥见忌浮教授上述有关韵书传承关系的众多新结论在音韵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了。

在对诸韵书深入细致勘比的基础上，本书还对《韵会》、《增韵》、《通考》、《蒙古字韵》等书作了很多勘正补缺工作。尤其值得称赞的是用《新刊韵略》校补《蒙古字韵》，纠正了前人不少缺失，所得为最多。

总之，忌浮教授的这部书在分析研究《韵会》一系韵书的音韵系统方面，在梳理《广韵》、《集韵》两大韵书系统的传承关系方面，在勘补诸韵书的缺失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为汉语的音韵研究，特别是宋金元之间这一历史时期的音韵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有幸读到忌浮教授这部书的稿本，深有先睹为快之感。很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样一部佳作，故欣然为之序。

邵荣芬

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于北京
紫竹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寓所

目序

忙了五年，稿子完成了，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心里总在嘀咕，我是不是闭门造车呀？身居塞北，辽金故地，孤陋寡闻。有多少海内外学者对《韵会》做了哪些研究？我说不全，只知道董同龢先生在《汉语音韵学》第八章用四个小节讨论过。又见到杨耐思先生、郑再发先生、花登正宏先生、竺家宁先生、李添富先生、王硕荃先生的论著。我不懂日文，花登正宏先生的论著大多数不能读。对其他几位先生作品的领会也未必正确。我的工作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我的一些想法、一些议论，很可能是无稽之谈。又把大量笔墨涂在《韵会》之外的作品上，如《礼部韵略》、景德《韵略》、毛氏《增韵》、《平水韵》，是不是跑题了？念中学的时候，作文跑题，老师要扣掉一半以上的分数。

对《韵会》，我有两点最简单的认识：

一、《古今韵会举要》，顾名思义，是古韵、今韵的荟萃。对宋金元三代的许多韵学著述，如《礼部韵略》、《七音韵》、《增韵》、《平水韵》、《蒙古字韵》以及《集韵》、《广韵》、《切韵指掌图》、《韵补》、《押韵释疑》等，《韵会》都有批判，都有继承。这些著作在音韵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它们并未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礼部韵略》被认为无研究价值；《增韵》也不见有人去研究；宋人刘渊作《平水韵》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流传了数百年无人去澄清。分析研究这些著作，是音韵学史和语音史上的重要课题，也是读懂《韵会》、研究《韵会》必须做的工作。把这些著作读明白了，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跟《韵会》的关系，就等于把《韵会》推向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上，工作起来少了后顾之忧，也许能理直气壮些。

二、杨耐思先生指出：“《韵会》在审音定韵方面，都是根据《七音韵》。”（见《〈韵会〉与〈七音〉、〈蒙古字韵〉》一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蒙古字韵》、《通雅》与《韵会》同源。《七音韵》早佚，鲜为人知。它是韵图，但与常见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内容有很大不同。与含有很多时音成分的《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切韵指南》相比，它的时音成分更多。然而，它毕竟是韵图。韵图就是框框，对活语音就是一种束缚。每张图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纵列36行，标明三十六字母；横列四声四等16行。纵横交错共有576个格位。时音

是被塞进去的。《七音韵》全书填有列字的横行计有 217 行，这就是 217 个字母韵的来历。有些时音是无法塞进这个框架里去的。如古入声韵消变，古入声字并入阴声韵，可是它们读什么声调呢？《七音韵》束手无策，只好仍旧把它们寄存在旧图的入声栏里。再如，三十六字母，“三十六”，这个数字似乎是不可更动的。照穿床并入知彻澄，少了三个字母，于是从影疑喻匣中分立出么鱼合三个字母。减三，增三，仍是三十六。全浊声母清化了，群定並奉澄床禅从邪匣，10 个字母去掉，三十六字母剩下 26 个，韵图的框架必然坍塌，这是不行的。《七音韵》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有《等韵图经》作者的胆识，他们相去有三百余年呢。《七音韵》对时音只好削足适履。当然削履适足的地方也有。《韵会》的语音依据是《七音韵》，分析《韵会》切不可忘记它背后的韵图《七音韵》及相关韵书。倘若没有《蒙古字韵》，我们会认为《韵会》还有入声韵呢。如果把《韵会》、《蒙古字韵》、《通政》所反映出来的时音当成一个单纯的完整的语音系统，即可发现它与《中原音韵》音系相差并不大。前辈学者倡导的元代汉语标准音有读书音和口语音两个系统的假说，与历史事实恐怕不相符。

反映宋金元三代以及唐五代的实际语音的历史文献，除去本书介绍的几种，还有不少。一些学者已做了整理研究，揭示出如下一些语音演变现象：

全浊声母清化。

入声韵尾 -p -t -k 合并，消失，入声字并入阴声韵，入派三声。

韵母简化，三四等韵合流。

零声母扩大，影疑喻分化重新组合。

知照合并，非敷相混。

tg、tg'、q 产生。

平分阴阳。

这些现象的揭示，对认识《韵会》一系韵书有重要参考价值。不是说上述现象《韵会》一定就有，但可以说，如果《韵会》真有则是不足为怪的。感谢研究这些历史文献的学者，他们的辛勤劳动给本书以很大的启发，当记下他们的大名及其所研究的对象：罗常培先生对唐五代五种汉藏对音材料和一种注音材料的研究，王力先生对朱熹反切的研究，周祖谟先生、陆志韦先生、李荣先生、雅洪托夫对邵雍《声音唱和图》的研究，邵荣芬先生对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及吴棫《韵补》的研究，唐作藩先生、竺家宁先生对《四声等子》的研究，许绍早先生对《切

韵指掌图》的研究，李新魁先生对《起数诀》的研究，鲁国尧先生对《卢宗迈切韵法》的发现与研究，忌浮对《切韵指南》的研究，照那斯图先生、杨耐思先生对八思巴字的研究，杨耐思先生、李新魁先生、宁继福对《中原音韵》的研究，廖荀英先生对诸宫调及关汉卿戏曲用韵的研究，鲁国尧先生对宋金元三代诗、词、曲用韵的研究，竺家宁先生对《九经直音》的研究，冯蒸先生对《尔雅音图》的研究，聂鸿音先生对女贞文的研究，宁忌浮对《五音集韵》的研究。

汉语音韵学研究已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本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音韵学研究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当代音韵学研究者的最终目标是否可以这样说有两个，一是编写出科学的、完整的、翔实的汉语语音史，二是编写出同样水平的汉语音韵学史。这是历史性的工程，虽然前辈学者已做出很大成绩（如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汉语语音史》、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恐怕还需要几代人继续呕心沥血。当前的研究工作似乎都是为这两项工程积累材料。本书希望能为近代汉语语音史和汉语音韵学史宋金元部分的研究工作奉献一砖一瓦。

闭门造车，不胜惴惴。征求意见稿承邵荣芬先生、唐作藩先生、许绍早师、杨耐思先生、鲁国尧先生在百忙中审阅，赐教甚多。依照五位先生的指教做了较大修订，改正了不少错误。邢公畹师欣然题签，邵荣芬先生慨然赐序。邢师已是八十二岁高龄，邵先生亦年逾古稀。十多年来，我得到了中国音韵学研究学会的前辈学者（有的先生已作古，如名誉会长王力教授、首任会长严学窘教授）和师友们的多方教诲和帮助。

中华书局有关领导、责任编辑刘尚慈先生为本书的出版耗费了许多心血。

本书得到吉林省社科规划办公室和国家中华社科基金的资助。吉林省科学院的领导给以很多关怀与帮助。没有各方面领导的关怀、帮助和资助，研究工作是难以进行的。

何给我以教诲、帮助的前辈学者、师友、领导们由衷地说一声：感谢您！

本书虽经五位先生指正，错误遗漏还有很多。敬祈海内外前辈学者、师友同行不吝赐教。

宁忌浮 1995年12月于

长春南湖新村

目次

邵荣芬先生序

自序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古韵今韵荟萃	1
第二节 《七音韵》考索	7
第三节 入声韵的韵母变化	18
第四节 字母韵不等于韵母	23
第五节 tg、tg'、ç 的产生	27
第六节 清浊分韵现象	35
第七节 韵书的传承	38
附注	41
第二章 《礼部韵略》考	45
第一节 关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45
第二节 《礼部韵略》的来源问题	47
第三节 韵部名称及独用通用例	48
第四节 某些小韵的归部	51
第五节 小韵和韵字数目及其排列次第	53
第六节 关于反切	64
第七节 关于注释	70
第八节 《礼部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简缩	73
第九节 景祐《韵略》与景德《韵略》无传承关系	74
第十节 《韵略条式》《押韵释疑》及其他	77
第十一节 韵字的增补	81
第十二节 《古今韵会举要》的失误(上)	90
第十三节 《古今韵会举要》的失误(下)	104

附注	111
第三章 景德《韵略》与《新刊韵略》	114
第一节 王文郁《新刊韵略》	114
第二节 韵部名称及独用同用例	117
第三节 小韵、韵字数目及其排列次第	120
第四节 关于反切	128
第五节 关于注释	130
第六节 《新刊韵略》是景德《韵略》的改并与增补	131
附注	133
第四章 《平水韵》考辨	134
第一节 “平水韵增”与《古今韵会举要》的失误	134
第二节 两种《平水韵》	140
第三节 刘、王二书的比较	141
第四节 《平水韵》不避两宋庙讳，刘渊不是南宋人	151
第五节 刘书是王书的翻刻本，与《礼部韵略》无传承关系	153
附注	157
第五章 关于《蒙古字韵》	159
第一节 别开生面的韵书	159
第二节 《蒙古字韵》与《平水韵》	161
第三节 朱宗文增加字	166
第四节 《蒙古字韵》韵字刊误	168
第五节 《蒙古字韵》补阙	185
第六节 《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试析	189
第七节 《蒙古韵略》与《四声通解》	192
第八节 《蒙古韵略》即《蒙古字韵》	195
附注	208
第六章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攻》的几个问题	210
第一节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攻》的原始小韵	210
第二节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攻》校订	212
第三节 字母、字母韵配合表	220

第四节	《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攷》与《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的音类差异	244
附注		256
第七章	毛氏父子的贡献	258
第一节	毛氏父子生平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体例	258
第二节	反切的改易	261
第三节	小韵的合并	265
第四节	韵字、小韵的增补	269
第五节	案语选读	276
第六节	注释举例	280
第七节	“毛氏韵增”与《古今韵会举要》的失误	284
第八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价值	289
附注		292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294
附录二	历史年表	298
附录三	地理示意图	302